

Globethics Repository



新柏拉圖主義的界定與起點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ang, Xiaochao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16 21:48:5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47

新柏拉圖主義的界定與起點*

王曉朝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英國利茲大學哲學博士

年初有幸再次訪問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讀到剛剛出版的《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二〇〇五年春季號，其中有吳國傑先生的文章——〈一點澄清——對王曉朝教授回應的回應〉。吳國傑先生文中說，他在「一位不甚相熟的學術界前輩」的指點下，得到了「理據在我（指吳國傑本人）」的肯定以後，寫下了這篇「回應的回應」。¹

爭論學術問題有來有往，這是常事；有高人指點，增強信心，亦可喜可賀。但我若再寫一篇回應文章，必成對「回應的回應」的回應，實在有點累贅；不寫，又對不起吳先生的執着。所以，撰寫短文一篇，提供一些討論新柏拉圖主義的界定與起點的材料。文中只談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和吳國傑先生的「回應」與「回應的回應」中的具體論點和論據一一掛鉤。至於我和吳先生的看法有何不同，讀者們讀了雙方的文章會有自己的判斷。如果我為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組織翻譯的奧利金《論首要原理》所寫的中譯本導言有甚麼誤導讀者之處，仍請吳國傑先生

* 本文乃王曉朝教授於二〇〇五年二月至五月到訪敝所出任訪問學人期間，於三月二十六日在道風山開元居撰寫。——編注

1. 吳國傑，〈一點澄清——對王曉朝教授回應的回應〉，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2（2005），頁251。

繼續批評！

何謂新柏拉圖主義？

先引一個很老的看法——德國著名古希臘哲學史家策勒爾（Eduard Zeller, 1814-1908）的觀點。他的希臘哲學史研究巨著雖然是一個世紀以前的作品，但還沒有聽到哪位學者說他的書已經過時了。策勒爾在他的《古希臘哲學史綱》（*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第五章第三節「新柏拉圖主義」中說：

亞歷山大里亞是希臘和東方世界交匯之處，是希臘—猶太哲學、新畢達哥拉主義和復興了的懷疑主義的發源地。也就是在這塊土地上產生了新柏拉圖主義。²

新柏拉圖主義是新畢達哥拉主義和中期柏拉圖主義的直接延續，它把自己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斯多阿派的思想折衷的結合物與這兩個流派聯合起來。³

再引一個西方學界的最新看法（時間意義上的）。埃米爾森（E. K. Emilsson）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勞特利奇哲學史》（*Routle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中說：

新柏拉圖主義通常被界定為三世紀的普羅提諾（Plotinus，中文又譯作柏羅丁）及其追隨者的哲學。這些追隨者生活在古希臘晚期異教的希臘—羅馬世界，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波斐利（Porphyry），楊布里柯（Iamblichus）與普羅

2. 勒爾著，翁紹軍譯，《古希臘哲學史綱》（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311。

3. 同上，頁311。本文直接引文中的中譯名一律保持原樣，不作改動。

克魯斯 (Proclus)。在更寬泛的意義上，『新柏拉圖主義者』這個詞可以指所有深受這些初期柏拉圖主義者影響的哲學家，因而可以用來指其後的基督教思想家，如聖奧古斯丁、波愛修 (Boethius) ……等等，不一而足。⁴

但是稍後他馬上又說：

關於新柏拉圖主義的哲學內涵，本章一開頭給出的定義當然甚麼也沒說明。⁵

這是在提醒我們，考察一個學派除了指出它的創始人或奠基人以外，還要注重從內涵上進行考察。

埃米爾森又說，我們需要想一想「新柏拉圖主義」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同文化史上其他許多運動的名稱一樣，新柏拉圖主義者是近現代思想史家、哲學史家為方便描述過去而發明的。它所指稱的哲學家本人沒有以新柏拉圖主義者自居，他們只把自己視為柏拉圖主義者，認為自己所做的工作只是詮釋和繼承柏拉圖的哲學而已。

但整個古代，此前此後以柏拉圖主義者自居的人比比皆是，為甚麼單單給普羅提諾及其追隨者貼上這樣一個專門的標籤——『新柏拉圖主義者』呢？主要原因在於歷史學家們認為：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研究柏拉圖對話錄的風氣復興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似乎把柏拉圖的思想同後期柏拉圖主義者（尤其是普羅提諾和普羅克魯斯）之間的思想界限弄得

4. 帕金森 (G. H. R. Parkinson)、杉克爾 (S. G. Shanker) 總主編，《勞特利奇哲學史》，第二卷，福萊 (David Furley) 主編，馮俊等譯，《從亞里士多德到奧古斯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 418。第二卷第十一章「新柏拉圖主義」由埃米爾森執筆。

5. 同上，頁 419。

模糊不清了，人們往往通過新柏拉圖主義者的觀點來理解柏拉圖。更有甚者，持此論者往往力圖以此來把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思想調和乃至混同起來。但慢慢地人們意識到這種觀點含有嚴重的歷史扭曲，人們逐漸明白應當擺脫古代柏拉圖主義傳統的框架來研究柏拉圖，更不用說應該這樣來理解基督教思想了。同時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普羅提諾及其追隨者的思想中，滲透了許多與柏拉圖不相干的特徵。為了肅清此前將柏拉圖和晚期柏拉圖主義者思想混為一談的流弊，學者們開始將柏拉圖的哲學同普羅提諾及其追隨者的哲學劃清界限，並把後者稱為『新柏拉圖主義者』。這種動機可以理解，不過未免矯枉過正，有時對柏拉圖主義與新柏拉圖主義的區分遠遠超過了合理的限度，從而陷入新的歷史錯誤和歪曲。⁶

讀了這兩段近現代研究者的二手材料，筆者得到的印象是，新柏拉圖主義的界定與起點在哲學史、神學史、思想史上都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乃是這些學科研究的根本性質所致。哲學史研究者不是在按照古代哲學家對自己的認識或者自己的稱謂進行一成不變的轉述，而是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給具體哲學家或學派添加一些稱號。要不要採用這些稱號，研究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做決定。

阿謨尼烏·薩卡斯與新柏拉圖主義

論及新柏拉圖主義，無論是研究希臘哲學史的學者，還是研究早期基督教思想史的學者，有些人提到阿謨尼烏·薩卡斯（Ammonius Saccas），有些人則根本不提。

6. 同上，頁 421。

策勒爾說：

阿蒙尼阿·薩卡（Ammonius Saccas）被稱為新柏拉圖主義學派的創始人。他出身於一個基督教徒的家庭，早年做過散工（因此他的名字『薩卡』意為『布衣短褲的窮漢』），後來在亞歷山大里亞作為柏拉圖哲學的教師而贏得名聲。他大概死於公元二四二年，但身後未留下任何著作。因此，很難確定他那著名的弟子普羅提諾的學說在多大程度上得自於他，特別是因為我們在這方面的最早資料都屬於公元五世紀。（希羅克勒斯[Hierocles]，還有內梅西烏斯[Nemesius]，大概也是根據這一來源。）在他的其他弟子中，奧里根（Origen）（不要與同名的基督教神學家相混，此人也聽過阿蒙尼阿的課）沒有把上帝與奴斯區別開來，普羅提諾則把上帝置於奴斯之上，並且反對把上帝與創世主相區別。另一個弟子卡西烏斯·朗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是有名的評論家、語言學家和哲學家，他在公元二七三年被奧勒留（Aurelius）處死，他也不贊成普羅提諾對柏拉圖學說的觀點，並且反對理念脫離奴斯而獨立存在的主張。這表明阿蒙尼阿的學說與普羅提諾的學說差距甚大，雖則這些差距比起早先的柏拉圖主義者要小得多。新柏拉圖主義的真正締造者是普羅提諾。⁷

雖然這段表述中所包含的具體材料有待仔細辨析，但策勒爾的整個提法較為穩妥。「創始人」和「締造者」都是後人的評價語，這兩個語詞的內涵有甚麼區別，我們可以去細細體會。

那麼，策勒爾的這段論述的主旨是不是提到一種流行

7. 策勒爾，《古希臘哲學史綱》，同前，頁312。

的說法（稱阿謨尼烏·薩卡斯為「新柏拉圖主義創始人」），而他本人實際上是在主張另一種說法呢（稱普羅提諾為「新柏拉圖主義的真正締造者」）？我感到不是。因為他在另一處還說過：

為數眾多的哲學家根本甚麼也沒有寫過：例如泰利斯（Thales），畢達哥拉（Pythagoras），蘇格拉底（Socrates），懷疑論者皮浪（Pyrrho），中期和後期柏拉圖學園的首領阿昔西勞斯（Arcesilaus）和卡尼德（Carneades），斯多阿派的愛比克泰德（Epictetus），新柏拉圖主義的創始人阿蒙尼阿·薩卡（Ammonius Saccas），以及其他許多人。我們對於這些哲學家的生平所知的一切都要歸功於他們弟子的著作。了解這一點並非無關宏旨，因為我們現代人過於傾向於把希臘哲學想象成主要是一種文字著述現象，其實，對於希臘人來說，首要的事情卻是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交談和個人接觸。⁸

我想，描寫新柏拉圖主義的起點不一定是在阿謨尼烏·薩卡斯和普羅提諾之間二者選一，在我們沒有充足理由否定阿謨尼烏·薩卡斯的新柏拉圖主義創始人的地位的情況下，多說一句並不為過。

埃米爾森的另外一段論述也可供我們參考。他說：

普羅提諾的思想，也就是後來人們稱為新柏拉圖主義的這種哲學，就是在這樣一種思想土壤上成長起來的。普羅提諾，這位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堪稱新柏拉圖主義奠基人的哲學家，在柏拉圖主義的歷史上是否標誌着某種突破性的貢獻

8. 同上，頁5。

也大可質疑（這樣說當然絲毫不是要貶低其思想的重要性和原創性，後詳），因為所有被視為新柏拉圖主義特色的各種因素大多可以溯源到中期柏拉圖主義。普羅提諾之所以被視為一個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首要原因在於他集當時各種學說之大成並發揚光大。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是當時第一個有大量文稿保存下來的重要的柏拉圖主義者。即使我們現有的這點可憐資料也足以表明：對作為其先驅的中期柏拉圖主義者了解越全面，就越能顯出普羅提諾乃是此前的思想模式的集大成者。就此而論，把新柏拉圖主義界定為自普羅提諾發端的一場哲學運動，未必妥當。⁹

研究基督教思想史的學者在提到新柏拉圖主義的時候有許多不提阿謨尼烏·薩卡斯，但也有一些持謹慎態度，還是提了。這方面材料很多，舉兩個例子。伯基爾（T.A. Burkill）說：

按照歐西庇烏（Eusebius）保存的一則報道，奧利金跟隨新柏拉圖主義的創始人阿漢尼烏·薩卡斯學習，但這裏說的奧利金很可能是指另外一個奧利金。¹⁰

特里格（Joseph W. Trigg）在他撰寫的《奧利金》（*Origen*）一書導論中花了兩頁的篇幅談阿謨尼烏·薩卡斯。他說：

按照異教哲學家波斐利的說法，奧利金在其思想成形時期也和柏拉圖主義者阿漢尼烏·薩卡斯有過交往。有各種理由相信奧利金從他那裏接受了哲學教育。波斐利也告訴我

9. 福萊主編，《從亞里士多德到奧古斯丁》，同前，頁420。

10. T. A. Burkill, 《基督教思想的演變》（*The Evolution of Christian Thought*;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頁67。

們，在一個似乎較晚的時候，阿謨尼烏教了普羅提諾，這位被當作新柏拉圖主義創始人的異教哲學家。普羅提諾有一位極受尊敬的同學名叫奧利金，他也是阿謨尼烏的學生，是三篇現在已經佚失的哲學論文的作者。證明他們具有共同的教師的一個證據是，奧利金和普羅提諾是最先提出星辰是徵兆而非原因這一學說的古代作家，見於奧利金的《〈創世記〉詮釋》。可能通過阿謨尼烏，奧利金熟悉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多亞學派哲學家以及我們稱之為中期柏拉圖主義的哲學家。¹¹

有關阿謨尼烏·薩卡斯的材料確實很少，但從波斐利在《普羅提諾的生平和著作順序》（*On the Life of Plotinus and the Order of His Books*）一文中的記載來看，要否定阿謨尼烏·薩卡斯對普羅提諾以及其他新柏拉圖主義者產生過重要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

阿謨尼烏·薩卡斯對普羅提諾有沒有影響？

從現有材料來看，阿謨尼烏·薩卡斯對普羅提諾有重要影響。普羅提諾的學生，公認批判基督教最為有力的波斐利（Porphyry, 234-305）稱普羅提諾為：「我們時代的哲學家。」¹²波斐利說：

二十八歲的時候，他（指普羅提諾）感到有了學習哲學的衝動，於是經人推薦到一位當時亞歷山大里亞最負盛名的教師門下。但不久就逃課了，他感到非常沮喪，滿心悲哀，便把自己的困惑告訴了一個朋友。這位朋友理解他內心的嚮

11. J. W. Trigg, 《奧利金》（*Origen*; London: Routledge, 1998），頁 12。

12. Porphyry, 《普羅提諾的生平和著作順序》（*On the Life of Plotinus and the Order of His Books*; trans. A. H. Armstrong; in Plotinu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reprinted, 1978），頁 3。

往，便把他送到一位他從未曾接觸過的哲學家阿謨尼烏那裏。他去聽了阿謨尼烏的課，告訴朋友說：『這正是我要找的人。』從那天起，他就一直追隨阿謨尼烏，獲得了哲學上的完全訓練，他甚至產生一種渴望，想了解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哲學教導。¹³

對於這段記載中的阿謨尼烏是不是上面講過的阿謨尼烏·薩卡斯，有許多學者採取否定態度，例如波斐利的《普羅提諾生平及著作順序》的英譯者阿姆斯特朗（A. H. Armstrong）在譯文注譯中說：

阿謨尼烏（約 175-243）是自學成材的哲學家，沒有寫過任何作品。我們對他的思想知之甚少。舒維茲（Schwyzer）詳細研究並討論了僅有的證據。他的別號叫薩卡斯和他曾經為生計所迫當搬運工的故事最早出現在塞奧多洛（Theodoret）那裏。波斐利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些事。波斐利（在歐西庇烏，《教會史》，6.19.7）說，他由基督徒養大，但後來成了異教徒。這可能是真的，但是不能完全確定，正如不能視歐西庇烏的否定為理所當然一樣（歐西庇烏，《教會史》，6.19.10）。阿謨尼烏這個名字在埃及非常普遍，可能有某種混淆。¹⁴

然而阿姆斯特朗仍然沒有斷然否定，而只是謹慎地說「可能」。

波斐利還提到：

13. 同上，頁9。

14. 同上，頁8。

當時，他已經三十九歲，因為他跟隨阿謨尼烏學習已經整整十一個年頭。當草提安在美索不達米亞被殺之後，普羅提諾克服重重困難才安全地回到了安提阿（Antioch）。腓力執政後，他到了羅馬，此時已是四十歲。伊里奈烏、奧利金和普羅提諾曾有過一個約定，不公開阿謨尼烏在課堂中傳授給他們的任何思想。普羅提諾遵守了這個約定，儘管他與向他求學的人們進行討論，但對阿謨尼烏的思想始終保持緘默。

很長時間內，普羅提諾都沒寫任何東西，只是以他從阿謨尼烏學到的東西為基礎開始講課。因此，隨後的整整十年間，他雖然接受人們和他一起學習，但沒寫任何東西。¹⁵

對此，英譯者阿姆斯特朗又有一番評注。他說：

但是，很難相信，一個普羅提諾所尊敬的同類哲學家會寫出如此令人作嘔的諂媚之作，且上下文讓人以為是有關阿謨尼烏的思想。基督教作家奧利金也參加了阿謨尼烏的課堂，但是很顯然，對大多數研究過這個問題的人來說，這裏所提到的奧利金與《生平》第十四和第二十節中提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在亞歷山大里亞，奧利金是個普通的名字，從年表上看，很難把兩個奧利金視為同一個。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迄今所知的基督徒奧利金的作品中有這裏所提到的作品。而且，最重要的是，《生平》中清楚地包含這樣的意思，這裏所提到的奧利金完全是一個平常的柏拉圖主義者，對其他柏拉圖主義者和普羅提諾本人友好而尊敬。而在歐西庇烏引用的段落裏，波斐利談論基督徒奧利金時，用的完全

15. 同上，頁11。

是另外一種語調，是仇視的語調，就如你所能想象的最偉大的古代反基督教作家談論偉大的基督教護教者那樣。¹⁶

這番評述針對的是兩個奧利金，而沒有否定阿謨尼烏·薩卡斯對普羅提諾的影響。

學者們對普羅提諾的研究越多，似乎越感到沒有必要提到阿謨尼烏·薩卡斯。但我本人對此問題的看法仍然是：否定阿謨尼烏·薩卡斯為新柏拉圖主義創始人的根據不足，在介紹新柏拉圖主義時提到阿謨尼烏·薩卡斯不是錯誤。我在為奧利金《論首要原理》中譯本撰寫的導言中說：

新柏拉圖主義的創始人據說是阿謨尼烏·薩卡斯，而它最出名的代表人物要數普羅提諾。這個哲學派別從薩卡斯算起，到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於公元五二九年下令關閉雅典所有的哲學學校為止，前後發展持續了三個世紀左右。要探討希臘羅馬哲學與基督教的關係，新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的亞歷山大里亞學派是最後一個重要環節。

這樣的介紹性文字沒有甚麼誤導讀者之處，並仍然是我對新柏拉圖主義的界定與起點的現有認識。

16. 同上，頁10。

On the Definition and Starting-point of Neoplatonism

WANG Xiaochao

Ph.D., University of Leeds, England

Professor, Philosophy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and starting-point of Neoplatonism is a disputing issue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s that Neoplatonism or any title of the like is added to a period of time or a group of people after the studies of later scholars emerge.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involved did not take the title themselves. Therefore, among scholars who study 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some regard Ammonius Saccas as an initiator but some do not. Indeed, there are very littl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him. But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ny that his deep influence on Plotinus and other Neoplatonists. The much study on Plotinus, the much it seems not necessary to mention Ammonius Saccas as studies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Plotinus. Be this as it may, my view on this issue is that we do not have enough evidence to deny Ammonius Saccas as the initiator of Neoplatonism,

and it is not wrong to mention him i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Neoplatonism.